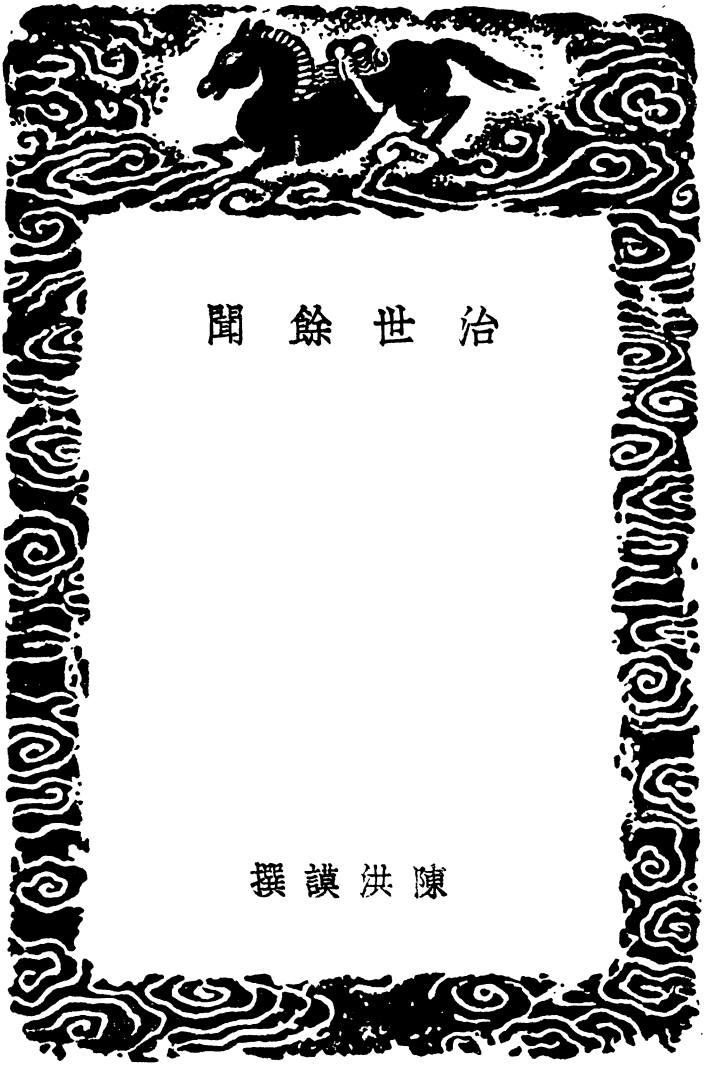
治世餘聞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治世餘聞

陳洪謨撰

本館據紀錄彙編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紀錄彙編卷之八十三

治世餘聞錄上篇卷之一

莊沅箬陂微臣

丁未歲鳳陽亳州并淮安等處皆報黃河清一月及秋　今上即位先是庚寅春甘露降于郊壇松栢時　憲廟親郊御齋宮取以賜百官翰林院進甘露頌然是瑞實兆　今上之在娠至秋孟朏乃誕自古聖帝明王之降生不偶蓋必有禎祥兆於先而非人所預知也況　今上實太平天子天意固有在矣

內監虫蟻房蓄養四方所貢各色鳥獸甚多弘治改元首議放省以減浪費所司白虎豹之屬放卽害物欲殺恐非諒闇新政左右以爲疑　上曰但絕其食令自斃可也

戊申歲縣丞徐頊上疏請理　皇妣薨逝之由以復不共戴天之讎疏下內閣擬　旨大學士萬安劉吉尹直俱在萬劉皆不欲行只言請　上自處內臣將本去尹復謂曰非不准行只請　上示寬嚴輕重之意庶好擬旨批示踰三日詢知本在御前尹語萬劉曰此本不出徐必再言或有他人言必

來問所以不行將何以對今須請出擬行於是內臣將本來擬尹擬法司看了來說劉曰法司便要拿人且着禮部尹曰禮部吉凶禮文煩擾不暇萬即依劉擬禮部覆本請拘萬家親戚內眷曾經出入宮闈者究問萬家實與吉通好懼甚私謂尹曰我與萬家多不往來尹慰之曰此事只宜寬處若興大獄株連蔓引豈　先帝之意哉劉喜曰盛德之言也少頃太監覃安等將禮部覆本來議擬吉萬曰何如劉曰先帝存日云云覃搖首不然久之目尹曰先生如何說尹徐應之云宮闈往事朕承

皇太后洎母后宣慰明白恁　說的都是外面浮議難憑訪究姑從輕處云云賈曰好好初成化中皇妣紀氏得幸有娠萬貴妃既覺恚而苦楚之憲廟乃密令託病出之安樂堂以痞報而屬門官照管既誕密令內侍近臣謹護視之及悼恭薨後內庭漸傳西宮有一皇子一二近臣嘗請賜名付玉牒或訪其外家畧加表異使外庭曉然知之不然他日何以信服於天下而大學士彭時又嘗託太監黃賜達云漢高外婦之子且明取入宮今實金枝玉葉何嫌而諱又有太監張敏固厚結貴妃

主宮太監段英乘間說之貴妃驚云何獨不令我知遂具服進賀厚賜紀氏母子擇吉日請入宮時乙未年五月也卽於十九日下勅定名徙紀氏處西內永壽宮禮數視貴妃中外臣僚喜懼交并後紀妃有病黃賜張敏將院使方寶治中吳衡往治萬妃請以黃袍賜之俾得生見次日病少間自是不復令診視至六月二十八日卒是日天色皆赤以時享致齋七月朔始發喪追封淑妃

詳見大學士尹直瑣綴錄

是歲追尊　皇妣紀爲孝穆皇太后哀冊有云覩漢

家堯母之門增宋室真皇之慟　上常謂其語語
左右曰此尹直所撰　上曰朕固知之矣
致仕南京兵部尚書王恕陝西三原人　上在東宮
時已聞其名至是首降　勅召之改吏部加太子
太保未幾言官劾各處巡撫及藩臬官内批黜華
恕以為不得其職力求去不許既而南臺薦入内
閣　上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委恕吏部若有謀
議亦無不聽三原為吏書署于門曰宋人有言受
任于朝者以饋及門為恥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
都為羞今動曰贄儀而不羞干入我寧不自恥哉

一時帖然無異議者使非真誠積久而孚亦自不敢書書之適足以憎多口矣

戊申陝西守臣奏天門開人馬百萬自下而浙江處州府亦報景寧縣北屏風山有白馬成群首尾相啣從牛首山迤邐騰空而去

都御史馬文升奏令南京科道點閘大小教場操軍

御史張昺給事中周紘往點亡伍者十之三主帥成國公朱儀及太監陳祖生蔣琮恐甚因撫拾掩飾

朝廷命二人回話乃直述所以其事之醜益暴白矣

事下兵部覆奏解之有命補外王太宰恕上章救之不允科道復力諍之乃得調京首領

巳酉西番貢獅子其性勁險一番人長與之相守不暫離夜則同宿于木籠中欲其馴率故也少相離則獸眼異變始作威矣一人因近視之其舌畧黏則面皮已去其半又畜二小獸名曰吼形類兔兩耳尖長僅尺餘獅作威時即牽吼視之獅畏伏不敢動益吼作溺著其體肉即腐爛吼猖獗又畏雄鴻鴻引吭高鳴吼亦畏伏物類相制有如此

西域土魯番阿黑麻是年誘殺哈密國王罕慎并虜

王母奪去金印因求封主哈密事下兵部議稱初
太宗朝以西域番夷入貢者多乃卽哈密地封
元遺孽脫脫爲忠順王賜金印凡諸夷入貢悉令
譯文以聞脫脫故其子孛羅帖木兒襲封故無嗣
王母主國事被吐魯番鎖檀阿力王虜王母金印
以去甘州守臣奏報　朝廷差官撫處適鎖檀阿
力王故其子阿黑麻主事守臣乘間奏以王母外
甥畏兀兒種類都督罕慎襲封爲王後阿黑麻復以
罕慎非貴族假以諸親殺之遣使入貢求封且乞
大通使往和番尚書馬公文升謂今迤北大虜亦

不遣使通好阿黑麻自有分地亦難封彼爲王彼若入貢亦所不拒請降　勅責諭之後因王母故本酋乃以金印城池來歸馬公奏請訪求貴族元遺孽安定王族姪陜巴襲封忠順王主哈密未幾諸番夷以陜巴無所犒賜阿黑麻復怒大頭目都督阿木郎嘗尅其賞賜又嘗虜其部落頭畜遂殺阿木郎復虜陜巴金印以去報至適阿黑麻先所遣大頭目寫亦蒲速兒等四十餘人入貢在京師大學士丘公濬謂馬公曰哈密事重煩公一行馬曰邊方有事臣子豈可辭勞但西域貢胡惟圖窺

利不善射騎自古豈有西域爲中國大患者徐當靜之丘曰有識言不可不慮因集議請自往衆曰哈密一方事耳今虜在邊四方多故公往甘涼四方邊事付之何人乃議以兵部右侍郎張公海都督僉事侯謙率寫亦浦速兒等往經畧之既抵甘州議令寫亦浦速兒等數人并遣在邊通事先以勅諭阿黑麻順天道歸陝巴金印久未回報阿黑麻愈肆驕橫詐稱領夷兵一萬用雲梯攻肅州城并躡甘州報至朝野頗驚馬公以爲彼張虛聲以挾我耳且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風川

俱無水草哈密至峪谷又數程亦無水草入貢者往返皆馱水而行使我整兵以俟謹烽火明斥堠使疋馬不返夷使入貢至京者亦以此意曉之伐彼邪謀自此阿黑麻不敢復言攻肅州矣無何阿黑麻復令頭目牙蘭率番兵二百餘據哈密馬公請用漢兵三千爲後援別選罕東番兵爲前鋒各持數日熟食兼程襲之乃令分守肅州副總兵彭清統領由南山取捷徑馳至罕東急調番兵齊足乘夜兼道襲斬牙蘭而守臣貪功乃親率漢兵至肅州又久駐嘉峪關外候罕東兵不至牙蘭預知

華亭錢福性敏甚爲文不屬草是春舉會試第一廷試策三千餘言詞理精確若宿構者彌封官以無稿難之衆謂科場必欲具稿者防代作之弊今殿陛間衆目所矚何嫌之避時劉閣老得其策嘖嘖不容口乃請于　上賜第一福幼時遘疾奇甚殆其父夢一人語曰乃子吳寬也時吳尚未第後連第舉省元殿元福亦果然但爲人落魄不自珍重卒以行檢不立考察作有疾黜退世多惜之

癸丑五月京師大風東廠地忽陷深三二丈廣亦如之明時坊白晝間二人入巡警鋪久不出管鋪者

疑之推户視但見衣二領委壁下衣傍各有積血而已二人皆不知何在

是年薊州守臣奏閏五月既望辰巳之際本州忽然晝晦大雷迅烈室廬撼動風勢狂猛飛石皆飛電光交掣紅紫奪目見空中雷神無數形狀不一顏色難辯皆披甲冑各執兵械或劒斧鎚鑿或鎗刀旗戟或縲紲枷鎖攝人起空中移時復擲下其震死者身手足分裂異處凡九人又震牛十九頭亦皆身足分裂復拔去舌又在地震死者人牛復有十數攝上而復擲下者八九十人皆無恙皇天震怒誅

譴慘烈州人戰栗駭墮不知何以獲罪于天也
或曰被擲下者甦云神攝人至則審

甲寅蘇州府治西南太湖之濱有山自移徙初猶緩緩移動漸次甚急望太湖而趨偶一村民過之大驚疾呼曰此山要走下湖也聞者皆愕然而呼山隨呼即止已離舊址數畝餘矣

是年朝鮮之海南夷有輸米其國而覆舟於海者夷賴浮板得半不死隨漂至島嶼值巡海官軍舟至載入浙境事聞　朝廷令給衣糧館伴遶東示以歸路夷自陳本國米盡失歸不能自明罪必死乃

差通事二人送之仍　勅其國王憫其情毋事苛
責此真柔遠之道也
岐府等王出閤例該除輔導官耿太宰裕一日除庚
戌進士六人為檢討俟出府授長史衆人不樂此
選共約詣部堂譁然辨論不肯就職極言偏私選
推不當耿安慰之衆愈侵侮耿復正色叱之衆亦
詆斥時吳少宰寬乃言曰汝諸子務進取常擬董
生賈傳向二人亦曾為王傳然後名高百世而諸
子縱傲輒毀主司厭棄斯職使選舉從人自擇可
乎不思汝輩皆某所取士也所學何事衆方退耿

再敢來說必剝皮示衆先是禮進銀數千兩免金
夫人啓此釁端禮聞
上言心甚驚怖更不敢有失
上好寫沈字蓋沈學士名度字民則松江人以善書
名於　先朝某簽仕時自左順門接出題本竊觀
硃批清逸豐潤詢之先達云此　御筆也實類沈
體又聞嘗命禮部徵其子姓得度四世孫世隆特
授中書舍人且宣索其家得其遺像卷因撫而歎
曰沈先生出矣卷有楊文定溥所著傳文貞士奇
文敏榮金文肅幼孜胡祭酒儼魯學士䜣諸贊並

留內府不復降出

上嘗遣中官至內閣問龍生九子名目皆莫能對惟李閣老東陽記其畧倉卒不敢對復出詢諸羅編脩玳劉稽勳績乃備得其詳因據以聞九子者一曰囚牛龍種性好音樂今胡琴額上刻獸是其遺像一曰睚眦好殺今刀柄上龍吞口是一曰嘲風好險今殿閣上走獸是一曰蒲牢好鳴今鍾上紐是一曰狻猊好坐今佛座獅子是一曰猱狂好訟今獄門上獅子是一曰負贔好文今石碑兩旁龍是一曰蚩吻好吞今殿脊獸頭是

上體稍不佳即誦詩云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還將心自醫心若病時身亦病心生元是病生時其善於顧養如此嘗因重陽出一對曰今朝重九九重又過一重陽命太監蕭敬等對之皆不能應至今亦未聞有能對者

紀錄彙編卷之八十四

治世餘聞上篇卷之二

芷沅箬陂微臣

丁巳三月宣內閣臣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至文華殿　上曰近前於是直叩　御榻司禮監諸太監環跪於案側　上曰看文書諸太監取本付溥等又分置硃硯筆授片紙數幅　上曰與先生輩計較溥等看畢相與議定批辭以次陳奏得允乃錄於紙上以進　上覽畢親批本而或更三二字或刪去二三句皆應手疾書宸翰清逸畧無疑滯有山西

巡撫官本　上顧曰欲提問一副總兵該提否溥等對曰此事輕副總兵恐不必提止提都指揮以下三人可也　上曰然邊情事重小官亦不可提耳又禮部本擬一是字　上曰天下事亦大還看本內事情若止批一是字恐有遺失因取本閱之則曰是只須一字足矣又一本健奏曰此本事多臣等將下細看擬奏　上曰文書尚多都要一看下去也是閑就此商量豈不好皆應曰諾　上指餘本謂左右曰此皆常行事不過該衙門知道耳乃皆叩頭退　上復顧左右曰喫茶出文華門尚

庚申六月陝西西安府鄠縣道安里軍士毛志學於本里趙綸村泥水河邊澡浴得古玉其色純白無瑕光彩異常厚一寸背有璃紐紐高二寸方圓一尺四寸稜角完好無損缺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巡撫都御史熊翀等以獻于　朝議欲稱賀郎中陳仁等建言此不足信況亡秦之物不足爲重遂已之

庚申六月召内閣諸臣至平臺　上出諸營提督官辭任本各議去留大學士劉健請　上裁決　上取英國公張懋本令擬旨留之及保國公朱暉惠

安伯朱偉皆然至成山伯王鏞寧晉伯劉福皆准辭退問曰何如劉健等皆應曰　聖覽極當皆擬旨訖又問新寧伯譚祐較之劉福如何蓋祐時亦有言其短長者李東陽對曰譚祐在營管事似勝劉福　上意亦以為然但止可令管神機營提督團營須另選可令鎮遠侯顧溥代之因問溥如何劉健等皆應曰溥在湖廣甚好李東陽曰況新有貴州功　上曰然則令管神機營李東陽曰譚祐掌神機營久但繫伯爵若與溥同營即當為副溥雖侯爵但新自外入若令管五軍營名在張懋次

而令張偉似於事體稍便　上從之卽令撰手勅稿是日司禮惟二太監在侍餘無一人在左右者於是扶安李璋舉小紅卓具硃筆硯李東陽錄稿以進　上親書手勅成付司禮監官李東陽復奏曰今邊方多事　皇上留意武臣親賜黜陟臣等不勝瞻仰皆叩頭出時已召兵部尚書馬文升等候於左順門候勅出行之

舊例通政司奏事各衙門承旨惟刑部都察院同爲一法司竝立聽候如　旨云法司知道兩衙門俱跪而應若止云刑部知道惟刑部堂上官承旨云

都察院知道惟都察院官承旨　王音微低不免混聽則具本認罪時白司寇昂每次不差閔都御史珪屢差俱蒙　温旨不究李閣老東陽與閔俱甲申進士因會同年席上謂閔曰今早年兄何以又差閔荅曰某一時聽不真李曰白公只有一耳何以聽真年兄有兩耳何聽不真衆皆愕然李徐笑曰刑部字止一耳都察院非兩耳而何一座輾然稱善

上厭閣豎專擅將責任大臣乃御　文華殿召吏部尚書屠滽謂曰治國以御邊為急御邊以糧餉為

要今各邊總督糧草官若侍郎參政都指揮各一員都是混管不分勤惰以致功罪賞罰往往失當老尚書與朕分派地方使各有所總而勤惰功罪因有可考賞罰亦可施行即授簡與滿滿慙赧久不能對閣竪皆掩口竊笑　上復謂滿曰汝畏人怨耶朕將自定之即將户部侍郎使統千里參政都指揮各統數百里命自大同宣府抵寧夏溪山險阻某處則搭木乘渡某處則作梯飛輓庶士卒不疲而糧餉易集賡等并井若目中事而侍郎等皆悅服領勅而去滿亦賜茶命還部　上既入

于馬南人主閔椎者以馬爲首遂相嫌馬在部移怒於屬司一年之間刑部十三司無一轉官者可謂隘矣弘治未爲何御史天衢所劾遂罷去

京師好事者扶鸞有降筆詩江山何日許重來白骨青林事可哀吾黨莫言清夢返海東東更有蓬萊又云斯文古今一堪哀道學真傳已作灰鴻鵠未高羅網合麒麟偶見信時猜迅雷不啓金縢惑紫電誰憐武庫才于此可知同氣數渾淪來往共盈虧莫知爲何人作扣之復書曰予篁墩學士也是時程已沒久其詩類其早年所爲蓋其拂鬱不平

之氣猶有未散焉者先是已未春程敏政與李西涯同主考禮闈其第三問策題程所出以四子造詣爲問許魯齋一段出劉靜修退齋記士子多不通曉程得一卷甚異之將以爲魁而京城內外盛傳其人先得題意乃程有所私爲華給事中昊等所劾謂私徐經唐寅等　上命李公覆閱遲三日始揭曉言路復論列欲窮治之　上怒下都給事中林廷玉等于獄落言官數人職而程亦致仕以去亦一時文運之玷云

太監李廣以左道見寵任權傾中外大臣多賄求之

戊午歲建毓秀亭於萬歲山上既成後適一小公主患疽瘡衆醫莫効廣飲以符水遂殤宮中方歸咎于廣未幾清寧宮災有謂亭之建年月不利犯坐殺向太歲故有此災　皇太后怒云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興工動土致此災禍累朝所積一旦灰燼廣懼飲鴆死　上意其藏必有奇方祕書即令內侍搜索奉命者遂封其外宅搜得一帙納賄簿首進之簿中所載某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千石通計數百萬石黃米即金白米即銀　上因悟廣贓濫如此遂藉沒之科道請出簿究問　允

與名者惶懼危甚各自星夜赴戚晓求救不期而會者九十三人月下見轎影重重而一人獨乘女轎事雖得寢不究而納賄之名一一盛傳於朝野醜顏雖甚久而亦安然無復羞愧矣時若屠太宰潘徐宗伯瓊白司寇昂沈通政祿陳瑤諸人爲尤著　上英明終漸去之

北虜火篩寇邊勢甚猖獗馬鈞陽文升以少傅兼太子太傅爲兵書　朝廷特所倚重命閱兵於教場又命司禮監太監李榮同閱馬欲與李並坐往返言再三榮竟不允遂各居一幕而遞閱之夫以保

傳之官掌本兵之柄又值弘治之世而宦官乃若此其可駭也矣

太皇太后一日諭　上欲召崇王入朝　上意以太后注念將從之復以事體重大乃令禮部會九卿科道等官集議時議者不一展轉久之給事中屈伸援引故事謂不宜擅離封守遂已之

上勤政每日清晨視朝遇雨則免仍令有事衙門堂上官由廊廡升奉天門奏事或因泥濘跌　上多不問嘗以通政司鴻臚寺官奉事繁難若差錯一二字者有旨不必糾奏經筵諸講官失儀尤加

財盡大夏對曰近年征斂恐不止於常制姑以臣巡撫地方言之如廣西取鐸木廣東取香料費用錢糧動以萬計　上曰鐸木是軍中要用的急務不得已取之爾嘗奏來已令停止了今後但有分外的徵斂便令該衙門來說再斟酌定奪

北虜驕橫各邊俱有警報時　上以兵事屬意於太監苗達與達謀欲舉兵出塞劫虜營謀已決而英國公張懋兵部尚書劉大夏俱不知苗達先與劉大夏在教場論兵事不合心知二人不欲此舉密告于　上乃召大夏論曰爾在兩廣來時苗達等

於延綏河套陰劫虜營由是虜不敢犯邊爾知之否大夏對云嘗聞從征將士言劫虜營時事當時全仗　朝廷威德幸而逃脫不然全軍覆沒於境外未可以為善　上曰永樂中頻年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大夏對曰　皇上神武固同於　太宗皇帝奈今之將領兵力遠有所不逮且在當時如國公丘福稍違節制遂令數萬兵俱陷虜地況今之將又在丘福之下不若令各邊將料敵戰守猶似得策時左都御史戴珊在側極贊大夏言為是　上遽曰微爾二人之言朕幾為人所誤遂寢其謀

時減九門監門官及禁苑過取商稅皆本於此其朝臣無大小皆樂趨朝以仰承　德意間有語及早朝事不能荅者就知其懶於朝矣人自愧悔益有不令而自不能安寢者也

刑部尚書閔珪讞獄不稱旨　上怒甚一日與尚書劉大夏論及之劉與閔同年交厚且知其爲人欲解救之而未敢言俟　上諭畢對曰法司執法恩歸　朝廷似未可深怪　上曰爾第云古昔何人如此執法大夏見　聖怒莫知所對　上詰之對曰嘗聞孟子云舜爲天子皐陶爲士執之而已

上默然久之怒意未解大夏窺意所對欠避諱心悔其失　上徐曰朕亦知閔珪是老成人物欲求一人以易之不可得但此事執之太過耳明日奏下允刑部之議吁　上之明燭人心而強於從善如此

上嘗召問天下衛所軍士何如大夏對曰與民一般窮安得養其銳氣　上曰在衛俱有月糧征戍又有行糧何以也窮大夏對曰自江南衛所困於運糧江北衛所困於京操運糧有脚價還債之費京操有做工部料之費此外浪費猶有臣等不可知

者所以俱窮　上曰朕在位許多年不知天下軍民都這等窮歎息久之越數日詔令各衙門凡損於軍民弊政俱備查奏

治世餘聞上篇卷之三

芷沅箬陂微臣

上召左都御史戴珊與劉大夏至榻前論爾等各衙門凡事都奏行巡按御史勘報豈以此官公道可托耶珊顧大夏未敢對大夏進曰無他以巡按御史一年一換無久交不掣肘故事多責成之

上曰責之固是但權之所在惟有識量者能不移其心不然則恃權好承奉任喜怒將或以是爲非以賢爲不肖使民不被其澤爾珊今後遇差巡按

御史務揀老成有識量者毋用輕躁新進之人仍以此意行與各巡按御史知道珊承命叩頭謝罪退與劉公俱歎曰　聖論諄諄俱切中時病明見萬里之外惜我輩猶不能悉記其詳耳戴即通行以警各處巡按云云欽遵嗚呼聖言及此其精練政體豈尋常所能到哉

江西寧府乞換殿宇琉璃瓦奏准於引錢內支銀二萬兩時林見素俊以都御史巡視其地具疏言該府初無琉璃之制請止之且云毋涉吳王几杖之賜毋成叔段京鄙之求寧深嘖之乃以林出巡外

郡爲迂避　聖節不於省城慶賀朦朧奏令回話賴　上洞知不究彼寧又向勘事邵郎中詡言說林都堂指我是叔段則以莊公待朝廷矣其黠如此後果爲反逆林其有先機之見哉

上一日召劉大夏戴珊諭曰聞今軍民都不得所安得天下太平如古昔帝王之時大夏對曰求治亦難太急但每事都如近日與內閣近臣講議必求其當施行日久天下自然太平　上曰內閣近臣如大學士劉健亦儘可與計事但他門下人大雜他曾獨薦一人甚不合朕意　上不言其所薦之

陷城池乃與按察使劉福都指揮李雄等領兵前去盤江地名寶鈿鋪屯劄及取梁方間鈺到營梁方次日即行衆議以寶鈿地方不可久住請過盤江東岸下營楊友等不從又張宴設戲爲樂米魯夤夜添合蠻賊阿方車等强兵萬餘劫營當殺死間鈺劉福等并都指揮以下千百餘人又將楊友虜去送寨拘住時辛酉年四月也守臣以聞兵部請　命南京户部尚書公安王軾提督軍務合雲南川廣之兵夾攻至壬戌春以捷聞地方雖獲平定而官軍損傷者亦多矣況當時啟釁不過一二

夷婦耳守土者誠能先事預防隨機應變決不致猖獗如是却乃貪功好勝不恤人言以致滋蔓重貽地方之患誰之罪耶

上召劉尚書大夏與戴都御史珊議論人物大夏言及某一時人物　上曰內閣學士劉健屢舉此人朕已熟察之矣其人好作威福好虛名無誠心爲國家在陝西巡撫時與鎮守內臣同遊秦王內苑斷打墜水遺國人之笑及任戶部侍郎令他參贊北征官軍惟以參奏總兵等官爲事不能畫一策以裨軍旅因其誤事所以退他這等何以稱爲人

物大夏等叩頭不復敢言

司禮監太監陳寬等奉　命揀選坐營近侍內官上命劉尚書大夏往預其事大夏對曰國朝故典外官不得干預此事候久不退　上笑曰豈憂此曹他日害卿耶有朕在上何憂之有竟令英國公張懋與大夏同往內有太監岑璋者久恃寵眷私乞不欲預選　上已許之既而諭大夏曰若岑璋臨期不至當據法處置大夏等對曰既已有　旨見容難再別議　上曰朕雖一時情不能已許伊然未嘗傳出令爾曹補本何謂有旨及期璋果不

至遂與陳寬等衆伊方命頃刻即批出云本當拿問且饒這遭璋聞之恐懼衆近侍皆自此檢束不敢肆

都御史戴珊累以疾辭不允　上一日召劉大夏并戴同入行間戴懇劉曰少頃進見當舍已爲我言之及見議論公事畢　上論曰爾珊昨日何以又陳老疾求去珊顧劉未敢對遂進曰都御史與各道係互相糾劾衙門若堂上官以病不出恐爲御史所劾不得不奏珊實有病不敢假　上曰實客在人家告歸主人慇留之亦置家事而止爾何忍

咈朕意如是耶珊感而流涕　上亦爲之感動上下相對不能言者久之　上曰爾等姑退珊退謂劉曰自此以後雖死不敢言去矣

甲子閏四月　上命大學士李東陽往闕里祭告其勅諭云近因闕里燬于回祿爰命有司重建厥功既成茲遣卿往彼祭告夫先師道德萬世之所宗鼎新廟庭一代之盛典以故禮告之禮特委輔弼之臣卿其精白一心寅恭將事務期聖靈昭假以副朕隆師重道之懷事畢星馳回京欽哉故勅其祭文云　皇帝遣太子太保户部尚書兼謹身殿

大學士李東陽致祭于　先師大成至聖文宣王曰惟我先師代天立教禮嚴報祀四海攸同嶽降在茲廟貌自古頃罹災變實鑒予衷爰勅有司命工重建越既五載厥功告陳宇棟鼎新器物咸備光昭儒道用妥聖靈特遣輔臣遠將祭告尚期歆格來享明禋謹告

先是兗州知府龔弘一夕夢謁孔廟宣聖對之泣下既寤不知何祥次日適當謁廟禮畢弘升殿命諸生揭幔瞻視正見塑像龕傾損裂殿庑穿漏當其上有水迹下被像面帷幔亦且弊腐弘惕然亟為

整飭完好未幾廟災時庚申七月八日也初其日未申間廟庭烟氣鬱勃既而火起樹杪延及廊廡室宇焚蕩樹木甚多前代碑刻咸在煨燼是年建寧書坊及廣信張天師家一時俱罹鬱攸之厄亦可怪也

上一日退朝宣劉尚書大夏議論國事久之言及左右大夏未及對　上曰爾趦趄不言者豈尚疑我是聽左右人言語之皇帝耶大夏叩頭謝

癸亥正月郊　上以微恙不果行有旨俟平復親舉至二月中旬始克行蓋　上謂天子祭天地不可

假諸臣下必俟疾愈方舉此見義精也故鑾輿出郊遠近快睹皆呼萬歲李閣老東陽有詩云

聖躬已豫思蠲潔願達平安上紫宸紀其實也

淮揚大饑巡撫等官累上疏告急　上召劉大夏諭曰淮揚饑荒十分狼狽雖嘗令有司賑濟撫按不知近來何如爾曾用心此事否大夏對曰臣待罪兵部才短憂亂實嘗用心深訪此時可無憂矣

上曰何以無憂對曰臣聞淮民窮極思變間偶遇

聖旨文書行到遂寢其謀　上曰是何文書對曰即近日淮各衙門所陳弊政行去的勘合　上

曰朝廷政事得失若非各官陳奏朕何以知之今後爾等有所奏言皆不可避諱

張學士元禎南昌人爲日講官　上命設低几就而聽之蓋張短小不及四尺且貌寢然聲音朗徹聞者竦然　上亦起敬故設此几以便之張自七歲能屬文稱爲奇童嘗請　上讀太極圖西銘諸書　上亟索之內閣以圖本進　上覽而歎之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可謂不偶矣

甘肅副總兵魯麟自先世歸附居莊浪之西大同部落甚衆至麟有才智而性頗驕傲結納嬖近求爲

甘肅掛印總兵官不得遂棄官西回大同假托以子幼奏願歸撫其部落漸有不臣之風聞於京奏至公卿私議有欲俯令其掛印消其異心者有欲召至京師處以散地者　上召劉尚書大夏諭曰若就令魯麟掛印是遂彼要君之心不可召之何如大夏對曰無遂彼要君之心誠如聖諭但使其不得遂願即棄任走歸則恐召之不至難於處置莫若從彼撫部落之奏不逆其心而陰奪其副將兵權　上曰朕意欲如此惟恐彼恃其部落胡爲大夏對曰聞此人貪酷失部落之心若失兵權

安能獨爲明日覆奏遂降勅奬伊上世忠順而從其請麟竟怏怏成病不踰年而死

公卿中有一人善能結納嬖近每於　上前譽其才能一日　上諭劉大夏曰聞某極有才調大夏未敢對　上疑大夏聽之未真復大聲曰工部尚書李某爾知之否大夏仍未敢對　上諭其意遽笑曰朕惟聞其人能幹辦耳未暇知其爲人也大夏叩頭曰誠如　聖諭

一日早朝通政司奏事無兵部事劉尚書大夏止在大班中未出班聽候　上未及見候朝退召劉尚

書諭曰今早意欲召爾因不見而罷恐爲侍班御史劾爾故也且爾同類中亦有不樂爾者自今宜慎之大夏叩頭謝罪而退蓋時大臣不平劉獨蒙眷顧有偏聽生姦獨任成亂之語因左右聞于上故有此諭

劉大夏承　上眷顧思欲薦才報國于同年王綸陝西人因王親除松江推官爲人謫詐務名自負兵曆醫卜諸事無不精曉欲求爲京官乃託人延譽于朝時考滿來京劉真以綸爲知兵遂破例薦爲職方主事　命下吏部焉劉陽以爲王親不得任

京職此　祖宗舊例似難輒改　上意向劉又批云你每還會兵部議了來說馬恐劉在　上前有別詞乃曲從其請綸得職方主事其志洋洋矣劉常對人言我非欲破例但部中多事得一知兵者在司屬可以備緩急之用然綸實非知兵徒能言耳楊都御史一清以其門人故力薦之於劉劉亦不察觀其後從寔濠反逆爲其行軍一敗塗地可見矣人之難知有如此

各邊有警守臣求增兵餉户部奏稱錢糧不給　上召劉尚書大夏諭曰永樂間頻年舉兵北征況大

興營造費用無貲當時未聞告乏今百凡俱從減省何以反不足用昔人云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安在哉大夏對曰　祖宗時民出一文公家得一文之用今取諸民者數倍而實入官者或僅二三　上曰歸之何處大夏乞退奏　上曰正欲與爾面論此事詰之至再倉卒不能對乃舉所知一事對曰臣往年在兩廣時曾通以省城中文武官俸給與某官一二人歲用計之猶不相當此亦以侵民財之一端也蓋指鎮守內官　上曰曾有人說今天下應該裁革此官熟思之自　祖宗來

設置已久勢難遽革況中間如某某亦儘有益於地方莫若今後有缺必求如某者用不得其人則姑停止之

上優禮大臣無大故未嘗斥辱如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輩往往召至　幄中從容講論　天顏和悅真如家人父子內閣諸臣皆稱為先生李西涯有詩云近臣嘗造膝閣老不呼名蓋實錄也

紀錄彙編卷之八十六

治世餘聞上篇卷之四

並沅箸陂微臣

上一日召劉尚書大夏諭曰朕嘗欲於附近東西地方各操人馬一枝以爲京師左右掖何如大夏對曰保定止是一府地方獨設一都司統五衛在彼仰思　祖宗之心恐亦是此意未幾一御史陳言議欲發回各處輪班京操官軍因擬將保定兩班一萬人回衛團操奏入　上可之遂敕令京營都指揮戴儀往任其事人不知此出自　上意遂有

造飛語者揭帖子於宮門相誣　上取帖子付太監苗達令出以示大夏明日　上復召面諭之曰宮門前豈外人可到必是忿不得私役此軍者所為大夏叩頭謝時京東軍亦於密雲薊州責成巡撫官城堡已備因兵力未集其事竟廢

問刑條例成於弘治庚申先是有　詔謂近例太多人難遵守三法司會議停當刊布於是尚書白昂侍郎屠勳何鑑都御史閔珪倡鍾大理卿王軾等會奏御史王鼎王恩郎中楊茂仁等查出會議開例以　上再命會同吏部等衙門覆議皆已停當

白刑書又題請刊行永為遵守未幾白去位閔代之議者紛紛給事中孫禎葛嵩徐昂等則謂私役軍伴立嗣擇立賢能及所親愛與當田地已勾本利交還原主等項是起爭端而王府又奏郡王將軍妾媵定數及冒支官糧之類皆非所以待宗室將示與庶民無異要行革去奏下多以為宜改而致仕閣老尹直復貽書當道以為前日諸臣刑名欠精率多窒礙徒為誨淫長奸之地時諸司議亦不同予同年沈員外文華時管章奏為閔所重予謂沈曰今若改一條其餘皆不可存矣豈永為遵

守之意哉衆以爲然乃質諸閔公遂覆奏云前例數條委皆停當但近年奉法者率多拘泥牽合以致有言乃申明數語稍加增潤上請遂得　俞允其覆宗支繁衍與國初不同與其犯之而後治以法非惟無益於事而傷恩亦多矣固欲先事豫防其保全敦睦皆深意所存是古先宮中府中一體之義尤爲親切群議乃寢

上一日宣內閣臣諭曰遼東張天祥事東廠緝事揭帖云當時御史王獻臣止憑一指揮告誘殺情詞吳一貫等亦不曾親到彼處止憑參政雷擧等勘

報事多不實今欲一干人犯提解來京令錦衣衛於午門前會問方見端的大學士劉健等皆對曰如此固好　上以揭帖付健曰先生輩將去整理健等退具揭帖云都察院本既已批出東廠揭帖又不可批行須待會勘至日再議次日　上又召內閣兵部來至門上兵部選鎮撫司理刑官畢健等入至暖閣　上盛氣曰張天祥事秘密未行先生輩昨所進揭帖祇合親書密進如何令書辦官代寫健等皆叩頭曰東廠揭帖已封定不曾令書辦官見之　上曰閣下揭帖內乃有提解來京等

切令人到彼處體訪得來誰敢欺也皆對曰此事干證皆在彼處恐勞人動衆耳　上曰此乃大獄雖千人亦須來若事不明白邊將誰肯效死健等皆對曰賞罰朝廷大典臣等愚見正欲　皇上明賞耳　上曰賞罰事重朕不敢私但欲得其實情若果係撲殺貪功啓釁豈可從之若果有功被誣須爲伸雪語久龍顏少霽曰須傳旨行之皆應而出後又復召　上從容問曰昨因張天祥事先生輩言文職官不負　朝廷亦不應如此說文官雖是讀書明理亦儘有不守法度者健等皆對曰臣

令三法司都御史戴珊等鞫問田奏大槩謂前事乃以匿名文書而行　上遽曰匿名文書見者即當燒毀此係律文如何輒以施行群臣皆惴伏莫敢仰對遂決其獄重輕有差吳一貫等皆落職

上銳意興革一日召劉尚書大夏至幄中諭曰各衙門應詔查出弊政雖具准行然未有及內府事者朕聞在內弊政莫甚於御馬監光祿寺且言官亦嘗論及朕將親理焉大夏對曰此皆干係內府必須　皇上見定而自主之異日遣科道官同兵部侍郎各一員奉　敕往清其事既而二處減去浪

費每月以白金計之各不下十餘萬兩
上復慮天下有司多不得人乃召戴都御史珊及劉
尚書大夏同至幄中諭曰爾等與各科道官勸朕
圖治的說話雖都准行去了然使天下府州縣親
民官非人未必不爲文具百姓安得被其恩澤欲
令吏部擇其賢否黜陟然天下官多難得停當細
思之莫若自今與爾等訪察各處巡按二司官先
當以此輩黜陟停當爾珊更愼擇各處巡按御史
然後責他們去揀擇府州縣衛所官得其人人受
其福庶幾行去的說話不爲文具也二人叩頭退

因與同列共歎曰　堯舜知人安民之德不過如此　户部主事李夢陽言事語侵宦禁左右太迫下錦衣獄越數日　上召劉尚書大夏議邊事言畢諭曰李夢陽後生無涵養進言大憸因令下獄有告朕避罪諫官之名免付法司議擬止欲杖而放之爾以為何如劉倉卒未及對　上遽曰此言豈真愛

朝廷之好心不過致彼於死以快私忿耳大夏叩頭謝曰　聖明洞見人心如此豈徒言事之臣之幸既而即有旨釋放復職此　乾坤包含之仁今

古鮮儷也夢陽初為户曹怏怏不樂考滿日尚書侶公鍾署其考曰一官不滿其心三差不終其事人以為然夢陽之疏蓋有所激之耳然其負才使氣習與性成後遷提學副使乃挾制撫按凌軋僚友又與逆藩交通蝟興大獄勘官叅其士行有虧亦不誣也

乙丑五月　上不豫初六日早司禮監太監戴義宣内閣臣直至御榻　上著黃袍便服坐榻中南面大學士劉健等叩頭　上令近前者再既近榻又曰上來於是直叩榻下　上曰朕承　祖宗大統

在位十八年今年三十六歲乃得此疾殆不能興故與先生每相見時　上玉色發赤火聲盛氣健等皆對曰陛下萬壽無疆偶爾違和暫須調攝安得遽爲此言　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强也因呼水嗽口掌御藥事太監張愉取金盂盛水以青布拭舌勸　上進藥不答愉曰再進此一服即無事矣　上曰朕爲祖宗守法度不敢怠玩凡天下事先生每多費心我知道因執健手若將永訣者　上又曰朕蒙　皇考厚恩選張氏爲　皇后成化二十三年　月　日成昏至弘治四年九

勢焰薰灼遂下楊錦衣獄莫敢抶適有起復知縣
丘泰莆田人到京上疏言楊某此奏甚有益益泰
陵有水通京師皆云使此時畏而不言萬一梓宮
葬後有言者欲開則洩靈氣不開則抱終天今開
看無水此疑遂釋故云有益尋遣司禮監押楊往
衆謂楊必遭輿毒手及至輿率奴容罵詈欲捶楊
司禮監太監蕭敬則曰水之有無視之卽見李歌
何必粗躁取茶出曰楊先生來換茶又顧李曰他
士大夫可殺不可辱遂得免田泰實無水楊榜甚
重衆又謂楊必至降謫刑部擬奏　太皇太后聞

紀錄彙編卷之八十七

治世餘聞下篇卷之一

並沅筮陂微臣

建昌何公喬新素有重名成化末蜀人杜銘欲求爲刑書萬閣老預薦何爲南京刑書恐妨銘耳及太監懷恩起自謫所一日詣內閣言　新君卽位如何以何喬新陞去南京時尹閣老徐對云初以其年深暫且陞去今有此闕又何難取劉閣老遽曰纔到南部如何可取尹曰取屠滽亦可劉曰在廣東未歸尹曰昨具題本已復南臺矣劉曰年亦淺

蓋劉欲進一私人而不果遂空其位乃薦彭部爲右侍郎戊申春冢宰王公首舉何爲司寇士夫翕然稱快

河南耿公裕爲禮部尚書時常曰吾暮自部歸必經過三原之門見其老蒼頭每持秤買油吾自入仕未嘗買油故每過輒面城而行慙愧之也後耿公代王公爲吏書常以此語人其心服如此可謂賢已又朝士嘗言公之子自三原來京省公只如貧士止騎一騾而已有司驛遞何從奉承之又公女適宋監生者只乘市井所顧兩人小轎嘗以銀二

兩託雲南張鳳儀知印買寶石叮嚀切勿使公知之其刑于之化非一日矣

弘治改元　今上即位例該頒　詔外國江西劉景元戕以侍講使交南時交人吞占城侵緬甸頗難其行劉毅然上道携二僕由南寧直抵其境交人驚曰昔之人皆航海來飓檣蔽洋貿重易奇今公豈天人耶何其簡速也奉迎館候視昔倍恭陪臣拜跪劉據大明集禮之文受之不與交一語至之日頒　詔明日宴畢即行王大驚曰一國生靈命緣天使致饋遺豐腆倍昔金珠犀象珎玩甚多劉

或論生靈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虛空無儲蓄之具議者欲處以死彭侍郎韶辭疾不爲判案乃得末減左遷石城吏目

鄒智嘗因三原公徵起至京師往見之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以事事苟且先生勿受官職先請見君凡時政之不善者歷陳於上庶其有濟一受官職再無可見時矣公雖善其言而莫能從

山東秦公紘以都御史總督漕運以巡按御史事關巡撫者多會案不肯徑呈因會議言其非制王三原公深然之議稱巡按巡撫事有相關者悉照行

移體式而行已著為令然遵行者亦鮮初巡撫官以六部卿佐奉　敕以往按察司以非統攝文移偃蹇不受約河南耿公九疇以侍郎鎮關中特奏下之至今遵行以後巡撫官俱改都御史正緣是耳然與御史自有堂屬體何又偃蹇如是哉

江西蕭子鵬僞道學藩臬以其虛名時往候之弘治初應懷材抱德之詔起赴京師冢宰三原公亦以禮遇之後循例撥工部辦事上廳事直印堂官還第子鵬則負印前馳京師人戲之曰蕭先生於材未有所試其抱負則有之矣聞者為之絕倒

兵部尚書馬公奏不可減遂如舊說者謂彭公老于治書豈不識既富方穀之義詢其由蓋欲論内臣一二事故先言此以示無偏也然大臣行其所無事似不當容心如此

天台夏鍭進士放田違限例當送刑部問罪鍭以爲母不服且以詩風貢郎中欽欽不懌據法白于三原王公欲送問鍭急因言曰必欲問有死而已鍭嘗以所作文獻三原公公因停其事命其屬官勸鍭曰果不可免則以進士還官長歸養母而已張主事志淳因解之曰子節誠高矣然以中進士則

不比隱者可行其志今公惜才好文乃如是故遣某相告果不服而長歸任子歸矣則據法行浙江巡按御史下縣提子顧不驚令堂乎夏遂語塞還以白公公喜見顏色遣一辦事官持手本引鏃送刑部又叮嚀所遣官善慰諭之及官回又召張引官而問曰鏃去云何曰送至刑部門外鏃發歎而易衣以進公微笑曰汝在道還使之衣冠乘馬否官曰然又微笑謂張曰此少年有文而不知法故委曲成之張公嘗與予言三原公於一進士猶愛惜保護之如此而法則不少屈可謂難矣

何司寇喬新精於吏事文學尤長屬官凜凜奉法先是大理寺丞缺率以刑科及御史爲之適南京缺丞何力薦其屬魏郎中紳補焉御史鄒魯在道牢深欲得此缺心甚嗾之會何外氏來京主其家與鄉人訐奏魯遂誣劾何受賄主使何不辯乞歸然實不與知也何在部聲望與彭鳳儀韶相埒皆學有經緯彭先卒謚惠安士論不蒲林見素俊巡撫江西并論其事何因得謚文肅亦奇遇也

巡按御史與三司官相遇憲綱所載明甚但近來御史張勢太過諸司亦曲意奉承習以爲常李興者

河南人性尤躁暴巡按陝西凡三司官進見令聽事吏在於大門高聲叫三司官作揖門子傳說進來皂隸齊聲喝說進來又打死平人數多又與巡撫都御史新城韓文相忤文劾奏差官勘實實於大辟三原王公恕疏解之得免死自是三司官無報門之例然威福尚猶然也嘗聞先年一老監生任左都掌院群屬忽之乃與二三新差巡按者相約入辭且請教掌院者厲聲云出去不可使人怕回來不可使人笑群屬凜然固名言也

李輿在陝曾辯一獄人亦稱之有楊二官人者係大

辟久不決引稱係寃不已查得本犯先年方十餘歲與一女子通奸因殺死巡檢夫婦連其父及其嫂錄之嫂訴舅姑及夫俱亾止遺妾與夫妹同居夫妹年方一十六歲一日與妾閒步後園忽見墻外一少年騎馬過此人貌美妾不合稱之曰姑若得此爲配一生足矣夫妹與妾曰斯何人也妾曰此卽東門楊二官人旣還室越月餘有故翁舊識一巡檢任蒲攜妻孥回遇日暮來投宿妾以翁故留之以夫妹併宿妾室却以姑室居巡檢而以其子居於外不意是夕爲人殺死巡檢夫婦今蒙審

敢吐實以告李審其語亦如婢言李又審楊二官人汝何彼時已伏今又稱冤楊二官人訴曰某一時年幼素亦未嘗桎梏又不勝箠楚含冤承認實不知情復問女曰汝與彼相處月餘何無暗識女曰貌固不能識但曾捫其左膊上一肉瘤李乃驗楊無有叱衆且退乃囑有司集女家左右前後四鄰四十户共取結狀供楊有無通姦殺人情詞連人解院有司即集衆鄰取供呈解李覽俱正楊二因姦殺死人命李怒衆曰汝等扶同不詢源委彼既行姦黑夜豈由告報諸鄰汝等何據而知即叱

左右去衆之衣面縛令鞭其背密視之見一屠者左膊有塊李遽呼之前曰汝知死乎殺人者汝也屠知情真事實泣曰已知李曰汝何殺死巡檢又何得而姦其女屠曰是日其姑嫂在園相戲時我因盜彼園中筍耳聞其聲即潛伏於草莽中俟其既回至夕因假楊二官之名入以求姦相處月餘一夕復至其處見二人同宿于牀其不勝忿怒謂其又私他人歸取屠刀殺之初不知其爲巡檢夫婦也李曰何不當時自首屠曰固畏縮苟延耳乃坐法而出楊二此亦折獄龜鑑故記其畧不以人

滉題扇惠崇鬬牛韓幹馬黃筌醉錦卷皆極天下之物又有小李大李金碧卷董范巨然等卷不以爲異蘇漢臣周昉對鏡仕女韓滉班姬題扇李景高宗瑞應圖壺道文會黃筌聚禽卷閻立本鎖諫卷如牛腰書如顧龍諫松卷偃松軸蘇黃米蔡各爲卷者不可勝計掛軸若山水名翰俱多晉唐宋物元氏不暇論矣皆神品之物前後題識鈐記具多錢併收雲南沐都閫家物次第得之價迨七千餘兩計所直四萬餘兩王家多內帑物時南都縉紳多得觀之以爲極盛然皆尤物不宜專於一處

也

甲寅張秋隄決　上命中官李榮平江伯陳銳提督工役祀神焚帛忽見火俄變人形眼耳鼻口皆備後壽寧戚畹生事害人楊憲副茂元建言之乃以此爲陰盛所致

乙卯謝木齋遷以詹事入閣我朝狀元入閣者自洪武開科至今三十八科惟六人若胡文穆廣曹文忠鼐陳芳洲循商文毅彭文憲與木齋而已時人有詩云　皇朝三十八龍首身到黃扉已六人後又增費文憲顧未齋二人

三原王公以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考蒲援例請授柱國階勳時安陸孫公交時爲屬司受知王公最深對人云文官柱國以上不許請授制載諸司職掌甚明成化末萬閣老安一品考蒲始封吏部請給尹公旻以太子太傅爲吏書將蒲遂創爲萬請而循之今王公正人必矯前弊將伺間言之見公已刻有柱國圖書乃止後屠公滽以太子太傅爲吏書亦自請給時馬公文升以少傅兼太子太傅爲兵書考蒲當給二公不協因固執惟內閣與吏書有請給之例兵部不當請尤爲無謂馬乃言之於

有群雀作露巢于城顛衆皆異之已而有王府建國于衡道出城下焉至是始信呂翁降筆也

馬公文升爲兵書時建言北岳當祀于山西渾源州之恒山今南祭于曲陽縣者蓋始於李唐飛石之祠而宋地不及北岳所在故志有恒山飛來之說今京師在北恒山在境內而顧南行以祀北岳非禮也請改祀於恒山爲允事下禮部時倪公岳爲禮書固執舊志言不可事遂寢馬公嘗語人倪非以志必可信也其父謙尚書公初無子因嘗遣祀曲陽之北岳私禱于神求子夜夢岳神指旁侍一

王曰間有是言然終害者張希嶽也陸又曰今有子孫存者否王曰惟雷見有一子其後竟絕矣言之令人可悲陸熟視王貌蘭室間有四痣既覺明日即謁王祠瞻拜畢見王貌與夢中不爽詞宇卑隘傾頹王貌果為風雨所侵鼻間剝落四處陸異之即以本縣羨餘銀百兩命新之不半載廟貌殿宇煥然一新此亦陸公與王感遇之深陸後亦官太宰乃為王璦所害

丙辰春吏部缺尚書衆推兵部尚書馬公文升左都御史屠公滽及一二侍郎堪補馬自以部次年勞

當得之不意竟歸於屠馬意不平賦一近體云朝罷凭闌一黯然獨將心事訴蒼天清朝有意推公道白髮無心着錦鞭天下浮雲偏晻靄地中陰氣已凝堅云云屠既得吏部當班於馬之上固辭居下是雖謙讓然亦其中有未安也

丙辰進士未開選時忽傳要選十一人同舊進士一人分掾五府錦衣衛脩書人皆不測其由復訪知乃一上科進士以養病應外選欲求內補百謀未遂聞徐首相溥好古貨可通其人素雄于貲乃購古琴古畫并珍品投之首相遂許乃與太宰屠公

謀令各衙門纂修會典緣府衛皆武職恐采輯不備不若於在部聽選進士內擇其有文學者分撥前項衙門俟成書皆准授京職屠以爲然初進士登科不樂外選多幹公差或養病回因以爲後圖至庚戌以後執政建議除丁憂外凡養病公差回或內外選以下手一人爲主其人下手實外選者設謀如此可謂巧宦者矣後得授禮部主事累經彈劾固不足深論但宰臣如此可謂亦將焉用彼相者也

予同年一人南京人精於文義中弘治壬子書魁乙

卯代貴官子入試浙場貴官子高第又與其人同中甲科時人有詩云有錢買得鬼推磨無力却教人頂缸某也位高身子厚某也衣短手兒長其詩盛傳於時後二人皆不容於清議一止浙僉一止太僕丞今科場要令批首立貢院門內辨閱同試者面貌方入蓋由此始聞其人入試日亦甚秘密惟有一人見其鬚不類心頗疑之始傳其事云

予同年吳江宇從岷爲刑部主事差還復命鴻臚寺官語之曰聲音要洪大正選通政時也起身不要背上至日早吳果努力高聲亦無音節又橫走

下御街西　上爲之解顏時同僚楊郎中茂仁作一對句云高叫數聲驚動兩班文武橫行幾步笑回萬乘君王一時盛傳資謔云

戊午夏京師西直門熊入城守衛者不知間有被傷者大司馬鈞陽公謂野獸入城非宜既叅問守衛者因乞嚴武事以備盜賊時郴陽何主事孟春在職方謂同列曰熊之爲兆既當備盜亦須慎火同列莫曉未幾城內在處有火災禮部燬焉或謂何此於占出何書何曰余不曉占書魯記宋人紀紹興己酉水嘉災前數日有熊自楠溪渡至城下高

世則謂其倅趙允踶曰熊於字能火郡中宜慎火燭果延燒官民舍十七八予憶此事而云然不意其亦驗也

弘治中有回回入貢道山西某地經行山下見居民男女競汲山下一池回回往行謂伴者吾欲買此泉可往與居人商評伴者漫往語民言焉有此買水何用且何以携去回回言汝毋計我事弟請言價民笑漫言須千金回回曰諾即與之民曰戲耳焉有賣理回回怒將相擊民懼乃聞於縣縣令亦紿之曰是須三千金回回曰諾即益之令又反復

言之以至五千回回亦益之令亦懼以白於府守守令語之曰此直戲耳回回大怒言此豈戲事汝官府皆許我我以此逗留數日今悉以貢物充償汝尚拒我我當與決戰即挺兵相向守不得已許之回回即取斧鑿循泉破山入深穴得泉源乃天生一石池水從中出即舁出將去守令問事既成無奢變試問此何物耶回回言若等知天下寶有幾衆曰不知回回曰今具珠玉萬寶皆虛天下惟二寶耳水火是也假令無二寶人能活耶二寶自有之火寶猶易惟水寶不可得此是也凡用汲者

竭而復盈雖三軍萬衆城邑國都只用以給終無竭時語畢欣持以往

己未朝覲考察畢科道建言天下方面知府等官有治行表卓者宜加褒異如古車服以庸之義於是吏部訪舉數人宜獎疏上中止壬戌春言者又舉故事吏部亦訪舉六人而布政周孟中朱欽皆在優列亦不果行意者或以所舉者未盡當而止然此實風厲臣工之大要前代賜金果皆盡其人乎亦舉一勸百之典耳

王古直黃巖人有奇氣不爲人屈嘗與黃侍郎孔昭

謝侍郎鐸友善一日遊京師鄉人有坐事者古直侯諸官官併捕入刑部獄獨暴立烈日不與衆囚伍李主事廷美異之檢衣帽問得柯學士諸詩問之曰爾能詩耶使賦日影詩成縱之歸長揖而出獄吏皆大笑自是得名旅食三十年無僮僕不置釜甑有大籠五六惟詩畫數百幅中貯酒壺展出飲一兩勺已復鐍之以去上元節京師燒糯汁爲瓶以貯水蓄魚旁映屏燭通明可愛俗呼炮燈古直買置于館日玩弄爲兒戲一日誤觸碎意怫然不樂曰吾平生家計在此今蕩盡矣方作草書值

庚申夏彗星出虜犯大同析長城入關兵出屢不利京師童謠云天上有掃星地下有達兵若欲須殺馬文升蓋馬久居兵部局幹不遠惟恃險刻爲事朝廷有時賞賚各邊多奏裁之京軍布糧亦從減削遼東朶顏三衛朝廷恃爲藩屏設都督一員指揮四員統之近年某都督死其子來襲舊例惟命有文憑驗過則與之襲馬欺爲遠人收其諸憑延捱歲月不與奏請其子發忿以歸示統部落以其無職署皆不可順使馬又奏沙汰天下武職其連歲賞賚鮮薄上下易心遂致大衆寇邊而爲之聚

怨中外騷然由是因冢宰闕位營遷以避禍言官吳人杜啟彈其臨難避禍不學無術衆是其言古語云軍不賞士不往軍無財士不來馬益不聞此耳

御史車梁石州人好飲而性闇嘗奉文點閘郊祀齋宿衙門導至工部梁由中道入司務在二門候亦不顧至後堂見尚書曾公鑑始知其爲部也猶帶醉再三央說御史只說此是鴻臚寺人皆唾之以年資陞參議明年朝覲黜退子嘗記陳翰林音初以編脩考滿到於户部二司務訝其來扣之始知

酬出妓令二三光棍作緝事校尉緝出挾其必從後如某謀逼勒要銀千兩方免聞官甕無計智佯曰我與某處商人相厚令其出銀淮楊准其支鹽就了甕以爲然遂出銀千兩得釋智分其半商人至淮倍獲且出入無忌甕慮有礙前程遂引刀自刎而死科道交章劾其故乃寘智等於法

壬戌　廷試策問任輔相以脩庶政之意時洛陽劉公健爲首相主通書心純二字武功康狀元海起句云天下有不易之事人君有不可易之心遂擢第一嘗聞宋淳熙間試上孝宗受之光堯主堅忍